

只从诗中来

■记者 高洁 金睿敏

“清凉月，月到天心，光明殊皎洁。”李叔同的才情，惊艳了中华文化百余年。林语堂曾说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，也是最奇特、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。

大地如诗。平湖是江南著名的“鱼米之乡、瓜灯之城、文化之邦”，素有“金平湖”之美誉，一朵白莲花寄托着“叔同故里”的人文璀璨。

人生境界有几重，今朝会友话叔同。平湖走出了一代又一代诗史的传承者，史诗的创造者。这个金秋，平湖以“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”李叔同国际诗歌奖为序，续写“叔同故里”的又一次传奇。



「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」李叔同国际诗歌奖平湖获奖作品选

没有携带文字的人成为

■来 婕

没有携带文字的人成为我的爱人
没有携带火种的人成为我的爱人
不会读、写和弹奏的人
成为我的爱人
我的爱人在井边取水
在屋顶整理雨水
在河边洗涤
任由衣物和水一同漂走
夜幕里，桥像河灯一样闪烁
失火 哼唱
我和我的爱人 牵着炊烟
和狗 在河流的末梢里走
手持遍地的烛火
在村庄的下游、中游
和上游里走

因为爱是你的具象

■张 超

就像所有的后知后觉
当海水分隔视界
我干渴的嘴角生出一朵云
厌倦了苍穹背面沉寂的风
它选择断绝任何缥缈的往来
上溯或下潜
裹足的朔月踏上晚归的班列
在更明亮的进退中欲言又止
一个不完整的括号盛满解释
所以我来到这里
用语言和意象拼凑你
然后，开始明了
爱是你的具象
因为在那之前
欢喜是最重要的

在东湖，就连星辰也有一颗佛心

■何 芳

郑重把自己举起
着色于山 着色于水

黎明打开喉咙
东湖便激起涟漪
有着永不散席的会意

天空又放下 归于平静
摘一片落日 读悲喜为何物
就连星辰 也有一颗佛心

正犹豫要不要留住斑斓
一束阳光将你住着的江南
渲染成了无色

冷风律动的音符
恰如心动的弧度
翻遍古今
试图从历史记忆中
找出关于你的痕迹

天空给出一张白纸
用来记录，拼凑深夜里的乡愁
以及炊烟的走向
和悬在唇上的吴侬软语

一
诗之国，词之乡，你我皆是吟唱人。

平湖历代诗人众多，从汉代到清代，诗歌长河源远流长，风格流派纷呈，佳作频出，仅《桃李诗系·平湖录》所辑，自宋至清末平湖籍诗人作品多达四卷之多，蔚为大观；其他如吟咏乡土风情的竹枝词、棹歌等有三十多种，足见诗风之盛，流风遗韵，绵延不绝。

至明末清初，百川归海，汇成洪流，形成平湖诗坛的第一个小高潮。李天植、陆奎勋、王澐、张云翥、沈晦日、沈岸登……诗人辈出，群星闪耀，灿若星河。赋诗言志，词文抒情，一起吟风弄月踏歌而行者往往为同一诗社中人，又因诗社相继而起且各具风采，当时的平湖诗社先后有修竹庐诗社、忘机吟社、兰社、红藕花馆吟社、高年会、真率会、洛如吟社、竹林诗社、麝花诗课、艺觞诗课、续洛如诗社、洛如音诗社等，可见彼时的平湖，诗才荟萃，诗风蔚然。

纵观诗坛百年风雅，平湖亦不遑多让。

近代文坛诗潮澎湃，有半世浮华

半世僧的李叔同；有享誉现当代词坛的“平湖才女”王善兰；有被钱钟书先生赞誉为“当代词仙”的许白凤……名家频出，平湖诗歌拥有旺盛的生命力。

建国以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古典诗词生机蓬勃，竞芳争艳，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创新和发展。诗坛东风劲吹，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后，钱塘、之江等诗社也在杭州相继成立。嘉兴各县市区诗社也闻风而起，各种诗刊刊物纷纷出版，云蒸霞蔚，盛况空前。

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，延续本地文脉，毛大风、周振甫、王善兰、许白凤、潘植卿、时任林、孙意诚、周继源、祝晨曦等九人正式向外发出了“平湖诗社缘起”函件，希冀志同道合者能鳞集平湖，登高饮酒，吟花醉月。

端午节，诗人节。在“诗人节”成立“诗社”，本就是件极雅的事。

1995年6月3日，正值端午，平湖市平湖诗社正式召开成立大会。“中国数千年传统诗词，终究是生生不息。吾乡素有词乡美誉，又有浙西

词六家就占两家之数；秀水词章三纪后，眼见故乡词脉延续后继有人，为可喜也。”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者，平湖平湖诗社的创建者之一毛大风为之赞叹。

旧诗兴旺，新诗亦成绩斐然，才俊迭现。在平湖现代诗中，沈宝基注被历史所凝望。生于1908年的他被大家所熟知的身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翻译家、法国文学研究专家，极少数人知晓他是中国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。他这一生，诗歌造诣极高，师承超现实主义手法，从心理学角度，以意识流技巧陆续创作了七八百首诗歌。晚年又创作《沈宝基诗抄》《沉舟》《祖国的光辉》《历代杂咏》《第五季及其他》等诗集，是平湖写现代诗的第一人。

平湖诗歌，如万里长卷，不可胜言。

20世纪80年代，赵哲权诗名大噪，他的诗歌清丽、精致，于考究的意象中融入哲思，其洗练的风格，对理想的寻求，令他的诗十分耐读；蔡幼玉，在题材上着重历史场景和现实生活的交融、切换，在艺术形式上注重

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互相渗透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千叶横空出世，她以自己敏锐的直觉作依凭，创造出具有全新审美价值的诗歌语言；张典，他认为诗歌写作就是对自我的辨认、消解、重组，他的诗歌中充满哲学的思辨精神；冯金斌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乡村诗人”，他的诗主要以江南水乡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为题材，但在诗中，又时时表露出超越时空、逐美而去的飞翔姿态。

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……时至今日，平湖诗歌氛围变得格外浓厚，“浅海诗社”“平湖诗社”“案山诗社”“八月诗会”“三月三诗会”等，因缘际会，互为激荡，涌现出赵哲权、金卫其、蔡幼玉、千叶、冯金斌、何芳、来婕等老中青现代诗人近40人，诗才纷出，风姿各异，已出版书籍40余部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江南》《诗林》《星星诗刊》等全国主要刊物上发表近十首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超500首。

诗歌，向来没有量化标准，但平湖诗歌百年来一以贯之，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拥有着一席之地。

二
1969年的一个秋日，阳光照进了乍浦一间印刷社，一名青年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说要找许白凤先生。

正在专心刻章的许白凤抬起头：“我就是。小伙子，你是要刻章？”青年激动万分：“不是的许先生，我想找您学诗。”许白凤站起身，认真地注视着眼前的青年。秋阳暖照，照在青年那张满是期待的脸上，仿佛真的应了刘禹锡的那句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在这名青年人的眼睛里，年近六旬的许白凤看到了无尽的朝气和活力，一如年少的自己。

这名青年就是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，陆永祥。那个时候，他从平湖城关出发，特地到乍浦找许白凤先生学诗。一开始，只有陆永祥一人。到后来，他和几位爱好古典诗词

的同学经常齐集在许白凤先生家中，聆听许白凤的教诲，有时至半夜不倦。

“秋水遥寄，觅翠微之彼……文泽光耀何方，烟涛明月微茫……”自古文章盛事，俊杰亦多出少年。又是一个秋日，平湖市职业中专正在上一堂诗词课，校风笛诗社的黄鑫镛在课堂上写下了这一首《清平乐·秋吟》。他和诗社里的每一名同学一样，心里都装着一个关于诗词的“梦”。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的会员们化身“任课老师”，带他们尽情遨游诗词的海洋。

五十多年前，当求学若渴的陆永祥一次次叩开许白凤先生的家门时，一首关于“传承”的歌就随着敲门声响起了；如今，平湖的学堂里也

传来了同样的韵律，悠扬婉转，经久不息。

与古典诗词的“传道授业”不同，现代诗最为讲究的是“知音”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，《神女峰》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等经典名篇层出不穷，舒婷、北岛、海子、顾城等优秀诗人纷纷涌现，因此在那时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，通过写诗的方式来言志、抒情是一种时尚潮流。姚国权和张云也是如此，他们激情洋溢，在诗歌里寻找生命的力量和自由的旋律。

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张云与姚国权在阔别二十多年后再度相逢。彼时的张云因糊口而奔波，已多年未曾拿起笔，早已将诗歌抛掷

“天上”。再遇姚国权，昔日的友人向自己分享了前些日子刚写下的诗作，每一句都落在了张云的心上。张云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对方一直笔耕不辍，张云内心大为触动，于是不久后，他又将诗从“天上”摘了下来。

纵使诗歌能凝结生活所有的浪漫，但人们却也常因生计而将这份浪漫淡忘。如果说，诗人是一滴水，那么每年的八月诗会，都会将这一滴滴水汇聚成河，涓涓不止。诗意，在这里流淌。饶是“舀一勺东海的潮汛浇灌自己灵感”的蔡幼玉，也曾有过创作瓶颈，是诗会让他的灵感再次迸发。

魂在经年，文脉不断。
“诗”，等你来接。

三
今年10月23日是李叔同143周年诞辰。10月20日，平湖秋色缱绻，“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”首届李叔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平湖隆重举行。

偶然相聚，最是人间堪乐处。当天，中国作协、《诗刊》社、浙江省作协、嘉兴市、平湖市有关领导；首届李叔同国际诗歌奖评委会和获奖诗人代表；李叔同友生后代代表……一场邀约，百人相聚，踏诗而来，吟诗而去。知其人，读其诗。“朱门年少空门巷，一顿一悟竟慈航”“人生犹似西山月，富贵终如草上霜”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……李叔同一生颇为传奇，二十文章惊海内，半世浮华半世僧。如今，弘一法师的光辉依旧照耀着后来人。

46岁的新居民何芳就是一名

“后来人”。2003年，从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辗转来到浙江省平湖市。至此，她与诗歌的故事就此展开。26岁前，她漫游在少数民族里，对山歌，唱小调；26岁后，她在平湖学旧诗，游钟溪，咏清溪，叹道：“但愿今生生长住此，享清闲。”

诗歌向来是随心所欲，随心而写。古典诗词，初读觉得诘屈聱牙，但细品之下，前味是苦，回味是甘，诗词间尽显古韵之风；现代诗，是旖旎的遐思，是孤独的陶冶，是自由的抒发。

虽然旧诗与新诗在诗体上是不同的，但情感上是相通的。平湖的古典诗词和现代诗，日月同辉。

2020年，擅长古典诗词的何芳写起了现代诗，一切重新开始，要打

破固有的写作格式，要突破自己的写作风格，但她乐此不疲。

写诗人在诗里，只有品诗、读诗的人才能跳出诗的漩涡。何芳说，每当诗情泛滥时就将思绪记录下来，整理成诗后上门请姚国权等前辈品诗。写诗、读诗、品诗，老中青三代以诗会友，诗酒唱酬，不亦乐乎。

诗，穿越古代，来到现代。在写诗、读诗中，何芳现代诗的水平突飞猛进，在首届李叔同国际诗歌奖中斩获新锐奖。同样荣获新锐奖的还有“80后”平湖诗人张超，他写下对爱人的告白，“所以我来到这里用语言和意向拼凑你然后开始明了/爱是你的具象/因为在那之前/欢喜是最重要的”。

“欢喜是最重要的”，不管是人，抑或是事。姚国权对诗歌传承的理

解始终是：文可教，诗不可教。诗歌在于热爱，在于自发性，只能相互激发、相互交流。

就如同新锐作家来婕说起加入“案山诗社”后的想法，她也坦言：诗歌就是松散、自由的，是种更高层次的团结。1996年出生的来婕，是地地道道的平湖人，她说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选择写下诗歌的不同理由，但一定有一些理由是不变和相通的。比如，每个时代的语境下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无法言说的，但这些人相通的情感却可以诉诸诗歌、文学、音乐和艺术，让我们足以跨越沉沦的一切，向着永恒开战，或许这一切没有那么伟大，但正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，不断的延续而变得伟大。诗歌又何尝不是呢？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！